



Mipacok / Pakilac

傳統分食價值
與倫理



FANGCALAY

我們彼此合—。
因著共食，
我們分享；
因著敬畏與尊敬，



2014.09

05

花蓮縣原住民族季刊
Fangcalay:阿美語·美好的意思

製圖，不只是製作一座立體地圖

103年度部落公共論壇 裁併原鄉學校的另一種選擇
美力·一場用藝術發聲的美麗《你在做什麼?藝術聯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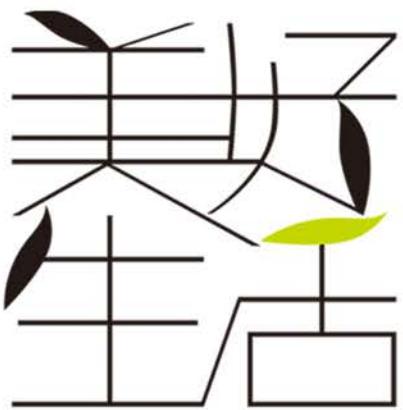
Cawi'田裡—幫稻忙
大樹根叢間發芽生長的土博士
Mimamnay kamo?
參與紀錄片《Tongues of Heaven 天堂語言》的製作感想

原住民，
不再是黃昏的民族。
請轉身，
讓我們迎向黎明。

發行人 傅崑萁 花蓮縣縣長
編輯委員 王力之 花蓮縣豐濱國民中學教師
王昱心 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林政穎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藝術文化科科長
督固·撒耘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代理處長
楊政賢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潘朝成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講師
蔡鼎紜 花蓮縣政府原住民行政處輔導行政科科長

(依委員姓名筆劃排序)

總編輯 Sifo Lakaw / 鍾文觀
執行編輯 杜宜蓁 / Icep
美術編輯 余欣盈
封面設計 余欣盈
特約文稿 谷穆德·阿督普
藍姆路·卡造
Sra Manpo Ciwidian / 李孟儒
Rngrang Hungul / 余欣蘭
Thalaethe Titibu / 陳安琪
李姮憲 / Panay
王邦文 / Kalu
Osay Ongo / 萬星辰
出版單位 花蓮縣政府
編輯單位 社團法人花蓮縣原住民族公共事務促進會
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97453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東海十街156巷3-10號 03-8546965)
製版印刷 華雲企畫
發行單位 花蓮縣政府



FANGCALAY

目錄



Mipacok / Pakilac

傳統分食價值
與倫理

因著敬畏與尊敬，
我們分享；
因著共食，
我們彼此合一。
p. 01 - - - - -



製圖，不只是製作一座
立體地圖

p. 07 - - - - -



103年度部落公共論壇

裁併原鄉學校的另一種選擇 - - - - - p. 15



美力，
一場用藝術發聲的美麗
「mimanay kiso？」
《你在做什麼？
藝術聯展》

- - - - - p. 19

Cawi' 田裡—幫稻忙 - - - - - p. 25

大樹根叢間發芽生長的土博士

- - - - - p. 31

Mimamnay
kamo? - - p. 39



參與紀錄片

Tongues of Heaven 天堂語言

製作感想 - - - - - p. 49

編輯 札記



2013年，花蓮縣政府於已出版4本以原住民族人想閱讀為構思的期刊，並喚起閱聽者對文化認同的共鳴。然而，2014年，除了秉持這種報導文化知識的理念，更以生活化的紀錄、生動及活潑的架構，說出且記錄屬於原住民族的故事。本刊物報導場域主要以「海岸部落」及「縱谷部落」等2場域為撰寫題材的劃分場域，區分為「部落教育」、「傳統知識」、「文化產業」及「觀光旅遊」等4種型態的原住民族文化知識。

本期刊呈現「部落教育」的人文故事，以〈因為敬畏我們分享 因為共食我們彼此合一〉為封面故事，這是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以下簡稱花蓮部落大學)的「Mipacok 和Pakilac傳統分食價值與倫理課程」，並邀請東昌部落(Lidaw)部落耆老進行一系列的講授阿美族傳統分食方式與文化意涵，並於透過實際操作部落傳統的分食，重建族人間互助合作、長幼有序、分享無私的倫理關係，藉由認識分食文化的倫理知識，以了解部落傳統文化的本質與內涵。

〈製圖，不只是製作一座立體地圖〉，不只是一門課程的開設，背後蘊藏著是好幾段曾被遺忘的文化故事，年輕人透過手製圖更瞭解部落的歷史脈絡以及傳統領域的範圍，並且藉此深化其對部落的認同，老人家也藉由山海回憶許多歌謠與對話，年輕人更樂於記錄與學習。製圖故事仍在部落進行中，因為這是一則用生命串連的故事...不容逝去。

總是，我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自己教！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實現心中的原住民族教育，於是我們開始草根性地談屬於自己的部落教育，王邦文也以從事原鄉教育工作者的角度，提出對部落文化教育的看見與分享，松普國小是如何將部落文化智慧與課堂教學相結合，彙集成屬於在地文化的學習內容。

跟著Makota'ay藝術家們的眼睛欣賞這個古老的部落，「mimana-y kiso？」《你在做什麼？藝術聯展》透過溫柔的藝術細胞，闡述堅定的文化意念，教育著人們需對於部落保有基本的文化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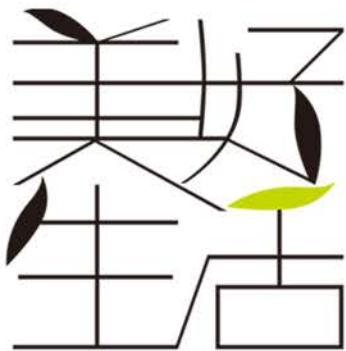
〈Cawi幫稻忙〉是一場自發性的學習，協助農民收割且共同用身體來記憶這片土地的故事與名字，每一次的腳步、汗水及彎腰都是向土地學習的行動。

來自花蓮Cilamitay部落的藍姆路·卡造是如何從母體文化中吸取養份？使他在主流社會中脫穎而出地榮獲2014年的總統教育獎。

同樣也是wawa no Pangcah的Osay Ongo萬星辰，又是如何運用淡淡的文字呈現文化祭儀與時代變遷的轉變，甚至反思自身與部落文化的關連性？

有天，當你身為紀錄片裡導演兼主角，又是如何回頭看待自己？參與紀錄片《Tongues of Heaven 天堂語言》拍攝的Rngrang Hungul和Thalaethe Titibu，回首2007年的自己與部落文化、語言學習的關係與狀況發現哪些反思與觀察？身為現代原住民青年的她們，又是如何回應自己的族語學習歷程？

請，為自己沏杯熱茶或咖啡並選個適合聽故事的好地點吧！誠摯邀請您繼續翻閱這本期刊，與我們一起聆聽這些用身體、生命共同闡述的新故事。



FANGCALAY





因著敬畏與尊敬
我們分享

因著共食
我們彼此合一

谷穆德·阿督普

依稀還記得，2005年的春天，一場回到台東長濱Pasongan部落的歸寧宴，根據禮俗必須宰殺一頭豬做為向部落分享家族的喜悅。一大清早就聽見家屋後方廚房空地傳來的喧鬧聲及火焰從快速爐竄燒出來的哄哄聲，我立刻明白，家族的長輩們與前來湊熱鬧順便mipaliw幫忙的青年，正在烹煮昨天就已宰殺完畢的白豬。在大鐵鍋中裡頭是豬體各部位的瘦肉、大骨肋骨、豬腿肉、內臟、豬頭，在



很快地，地上鋪了兩片各一坪半大小的薄木板，家族的Faki舅舅於是開始指揮「分配」的工作，首先依照家族人數與部落因這場婚姻回鄉的人數來計算統計分配的數量，記得那一場歸寧宴Faki們決定要分100份。數量一但決定了以後，就先從內臟開始每兩塊兩塊地放在薄木板上分成100份，若還有剩餘則再依之前分發的量再進行第二輪分發的動作。內臟完成了，就按照相同的模式分發瘦肉，其餘的部份也是如此直到所有的豬肉內臟平均分發完為止，但只有豬頭例外，豬頭必須分成8個部份是要分給家族前8位Faki。分發完之後就開始用玻璃紙袋一份一份的包裝完成。

滾水中漸漸地熟透以後，負責掌廚的長輩就依序將鍋中的豬肉取出，圍觀的其餘長輩就自動地手拿著小刀開始分工，分為切瘦肉的、切內臟的、剁分豬頭的、剁大骨肋骨的，大家俐落地操著小刀將豬體各部細分成約莫5公分大小的塊狀，除了較難剁細的骨頭及有特別意涵的豬頭外，沒有一處豬體是不被分成小塊狀的，並且被分裝在鐵水桶或塑膠水桶中。

八部落的廣播聲響起，是喊著到家裡分豬肉吃早餐的廣播，家族的長輩與仍留在部落一起同歡的老者也好，青年人也好，全都集中在家中的前院等候著所要分享共食的豬肉，家族中較年輕的Faki開始依照年紀逐一唱名進行豬肉的分發，家族中的年輕一輩每人左右手都各持著10份左右的豬肉，依著Faki的指示按著年紀一一地將豬肉分送到長輩的手中，分送到最後就連在襁褓中及用背帶纏繞著背在背上的嬰孩都可以擁有一份，Faki不斷地提醒有來到家裡用餐的一定都要給一份，若是有人沒有拿到應該享有的那一份豬肉，就會遭受耳聾的厄運。

時間一晃眼已經是9年前的回憶了，那一場歸寧宴的畫面仍歷歷在目，因為是那麼地深刻，在我的生命經驗中用身體親身體會及操作執行了祖先代代相傳的儀禮，比讀了一篇人類學者寫的民族誌來得更加的鮮活生動，用再多的文字也說明不盡「分享」在阿美族社會裡所代表的意涵；用再多的篇幅也無法精準詮釋「共食」在阿美族社會裡如何維繫著彼此的情感。

谷穆德·阿督普

Komod.Adop·Pangcah還 我記得當時我就硬著頭皮回答記得讀師院時一次在父親與（雖然不確定faki的問題）：「OPa舅舅們聚會的場合間一位退ngkah kako，要學Pangcah的休老牧師ci Faliyos問起我學話。」高中前我不懂也不說自己族語的初衷：「O sapimaan ki 是Pangcah，現在的我努力重新so a minanam to sowal no 拾回族群的記號即便是在主流Pangcah？」當時的我聽得似族群的學校服務我仍然期待在懂非懂不知如何回答，父親與現有職份上也可以帶領孩子們舅舅們在旁想向我說明問題，認識從祖先而來的文化與族群題意時，被Faliyos faki阻止了。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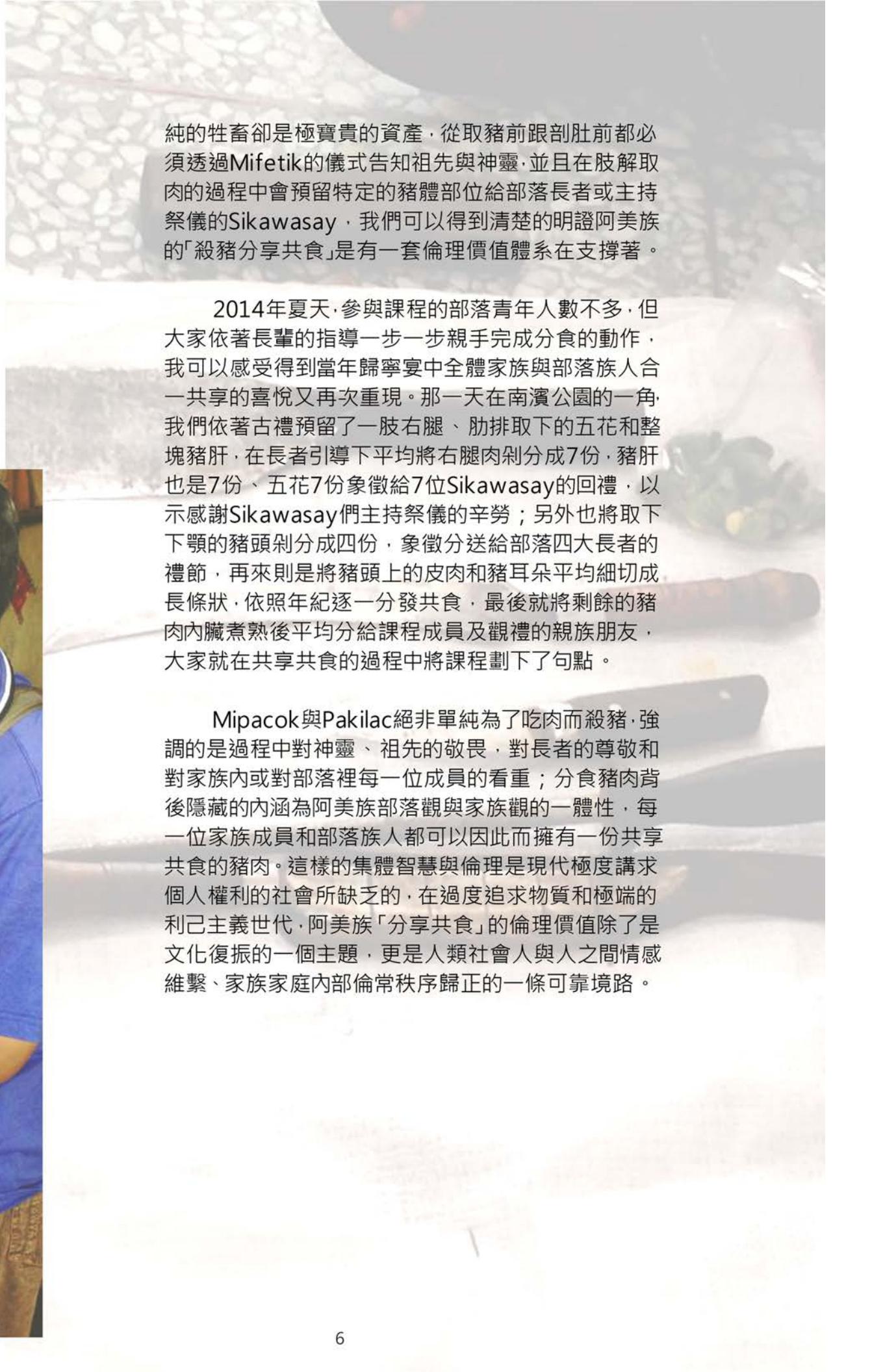
就因為用文字及足夠篇幅的論述，都無法讓一位阿美族人參透文化中所要傳達的倫理及價值。Mipacok與Pakilac的儀禮工作需要透過實際的情境，讓年輕的族人可以有機會操作執行傳統的「殺豬分食」。2014年的夏天，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有一個這樣的機會讓阿美族的年輕人，從取豬到最後的分食共享有一套完整的體會及教授，能一窺「分享共食」的倫理與價值，更能透過課程使年輕人體會過程中所需要的敬畏、體力、勇氣、智慧。

事實上，傳統的Mipacok與Pakilac的生活方式早已在許多阿美族部落愈來愈少見，原因除了是肉品取得受到法規限制以外，更重要的是部落內的輩份倫理及分享價值已逐漸式微，這除了是部落內家庭與人口結構的變遷所造成，另外在教育系統中及主流社會環境裡對傳統文化倫理價值的忽視更是阿美族社會秩序失常的主要原因之一。



Mipacok與Pakilac的課程，嘗試回到部落邀請耆老幫助青年人自主學習，學習操作執行自身的文化，學習用阿美族自身的倫理價值正確應對彼此之間合宜的關係。課程中邀請到花蓮吉安Pokpok部落的耆老以實際身體力行的實作方式，引導年輕人操作取豬、取豬前的Mifetik、綁豬、刺豬放血、刷洗豬體、剖肚前的Mifetik、剖肚取內臟、肢解、骨肉分離取肉等動作，或許有人會認為這一門課是血腥的「屠宰」課，但全程參與之後不難體會到我們阿美族對「豬」不只是單





純的牲畜卻是極寶貴的資產，從取豬前跟剖肚前都必須透過Mifetik的儀式告知祖先與神靈，並且在肢解取肉的過程中會預留特定的豬體部位給部落長者或主持祭儀的Sikawasay，我們可以得到清楚的明證阿美族的「殺豬分享共食」是有一套倫理價值體系在支撐著。

2014年夏天，參與課程的部落青年人數不多，但大家依著長輩的指導一步一步親手完成分食的動作，我可以感受得到當年歸寧宴中全體家族與部落族人合一起共享的喜悅又再次重現。那一天在南濱公園的一角，我們依著古禮預留了一肢右腿、肋排取下的五花和整塊豬肝，在長者引導下平均將右腿肉剁分成7份，豬肝也是7份、五花7份象徵給7位Sikawasay的回禮，以示感謝Sikawasay們主持祭儀的辛勞；另外也將取下下顎的豬頭剁分成四份，象徵分送給部落四大長者的禮節，再來則是將豬頭上的皮肉和豬耳朵平均細切成長條狀，依照年紀逐一分發共食，最後就將剩餘的豬肉內臟煮熟後平均分給課程成員及觀禮的親族朋友，大家就在共享共食的過程中將課程劃下了句點。

Mipacok與Pakilac絕非單純為了吃肉而殺豬，強調的是過程中對神靈、祖先的敬畏，對長者的尊敬和對家族內或對部落裡每一位成員的看重；分食豬肉背後隱藏的內涵為阿美族部落觀與家族觀的一體性，每一位家族成員和部落族人都可以因此而擁有一份共享共食的豬肉。這樣的集體智慧與倫理是現代極度講求個人權利的社會所缺乏的，在過度追求物質和極端的利己主義世代，阿美族「分享共食」的倫理價值除了是文化復振的一個主題，更是人類社會人與人之間情感維繫、家族家庭內部倫常秩序歸正的一條可靠境路。



製圖

不只是製作一座 立體地圖

Sra Manpo Ciwidian / 李孟儒

來自璞石閣安通部落La'ice階層。

直到長大成人，才找到回家的路。

學會Pangcah說話的方式。



看著太巴塱部落青年在地圖模型上以藍色廣告顏料描繪最後一條河流，頓時心裡湧現苦盡甘來的心情，歷時兩年製作的太巴塱部落立體地圖，終於完成了。

接下來太巴塱部落族人將陸續在地圖上標示出太巴塱部落的族語地名，相信不久之後地圖就會佈滿族語地名，光是想像就讓人迫不及待想要見到那樣的美麗。







由於參與指導教授之研究工作的關係，我有過幾次參與製作部落立體地圖的經驗。每每回想起那些美好且充實的製圖時光，當下心中的感動總是浮現心頭，久久不能自己。透過製圖，我彷彿獲得一把親近土地的鑰匙，得以一窺隱藏在傳統地名背後的民族知識的奧秘。儘管如此，我仍不斷思考，製圖除了能夠記錄傳統地名和其背後的意義、由來，以及為參與者創造接觸土地的契機之外，製圖還具有哪些的意義？正當我苦思不得其解之際，指導教授收到來自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以下簡稱花蓮部落大學）和太巴塱部落族人的邀請，希望研究室能夠協助製作太巴塱部落立體地圖。



並且培力部落青年具備使用GPS及GIS記錄傳統地名的能力和製作立體地圖的技術。接獲邀請後，指導教授便積極地鼓勵我們參與這項工作，於是與幾位對此感興趣的夥伴就此投入太巴塱部落的製圖工作。對我而言，這真的是一次相當榮幸且難得的機會。

這兩年來，花蓮部落大學一共舉辦四場製圖工作坊，內容涵蓋製圖、技術培力，以及部落田野踏查。為了向部落族人說明工作坊的用意，因此在幾次工作坊當中，花蓮部落大學邀請了部落耆老、部落族人一同討論製作部落立體地圖的意義與功能。初步彙整各方意見之後，我們觀察到族人們對製作部落地圖抱持著幾項期待。首先，族人們期盼此次立體地圖的製圖能夠全面性地標記太巴塱部落的傳統地名，以及紀錄地名的意義與由來；同時希望捲動更多部落年輕人參與其中，讓年輕人透過製圖更瞭解部落的歷史脈絡以及傳統領域的範圍，並且藉此深化其對部落的認同。再者，待部落立體地圖完成後，可以作為部落教育幼童的工具，結合國民教育和阿美族Cilangasan部落學校的課程，使孩童自小便對部落的傳統領域和在地知識有所理解。另外，由於國家力量的出現及介入使部落傳統領域在不同時空背景下不斷流失，面對如此嚴峻的土地議題，有族人認為此立體地圖能夠作為對外宣示部落傳統領域的依據。若是仔細地咀嚼上述族人的分享，不難察覺這些期待其實反映出「參與式製圖」和「參與式GIS」更深一層的意義與功能——藉由製圖和記錄知識的過程，呈現地方關於土地的知識，以及土地使用的模式與相關規範，以促進對在地知識的利用和地方的自治。

這次在太巴塱部落舉辦的製圖工作坊讓同為Pangcah的我受益良多，箇中所獲得的經驗使我深刻地體認到，製圖的核心意義是創造一個讓「關係」建立再連結的場域。於是，我們能夠在製圖的過程中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人與部落之間的關係、人與土地之間的關係、以及部落與部落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建立或再次連結起來。舉例來說，自開始製圖到完成的這段時間，不少年輕族人對此感到興趣而一同共襄盛舉，並且結交了許多原先不熟識的朋友。青年的集結讓彼此不再孤單，因為未來在傳承文化這條路上這群志同道合的夥伴會一起成長、出力。此外，在第二次工作坊裡頭，港口部落(Makuta'ay)時任巴拉拉奈(Palalanay)階級級長Kacaw及其摯友Tipus向太巴塱部落頭目、耆老、各階層成員分享港口部落製作立體地圖的經驗。該次分享創造兩方族人就土地議題彼此對話的機會，同時引起與會者對部落立體地圖更多關注和討論。他們也將製圖所需要之技術教授給太巴塱部落青年，而逐步掌握製圖技術的太巴塱青年則自我期許能夠持續做出小範圍且具有主題性的傳統領域立體地圖。還有，對擁有鮮少部落經驗且不黯族語的年輕族人而言，部落田野踏查和標記傳統地名的活動使他們與耆老們連結了彼此，也激勵他們向耆老們學習部落歷史、社會文化、族語的決心。重要的是，年輕族人透過耆老們對地名意義的闡釋間接地認識了土地，獲得了接觸土地的契機。這些互動再再說明了製圖的意義並不只在於完成了一座立體地圖，它更關注不同類型的對象是如何在製圖的過程中連結彼此。

然而，地圖會有完工的一天；傳統地名也會有標記完成的時候。為了使地圖能夠時常為族人所用而不是被遺落在某個活動中心的角落，擬定一套以立體地圖為核心的長期行動策略是相當重要的。是以，我衷心期望傳統領域的實地踏查和地名的記錄能夠持續進行，並且依據部落的需求，串連部落內各類型的單位（例如：太巴塱國小、阿美族Cilangasan部落學校，以及在地NGO等等）來設計適合不同對象的踏查活動，提供族人認識在地民族知識的機會。另外，我也期盼花蓮部落大學能繼續與其他部落合作舉辦製圖工作坊，並且邀請太巴塱部落族人來分享其製圖經驗和技術，透過彼此交流與培力協助其他部落具備製作傳統領域立體地圖和記錄傳統地名的能力。如此一來，部落便能以由下往上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傳統領域。

希望有朝一日，我們可以看見花東地區所有部落的傳統領域地圖拼集起來的景象，想必會令人感動地難以言喻，不能自己。



103年度 部落公共論壇

裁併原鄉學校的另一種選擇
活化民族教育之新契機

王邦文 / Kalu

參加103年度部落公共論壇：「裁併原鄉學校的另一種選擇—活化民族教育之新契機」，談論原鄉裁併校問題，也談論著原鄉的教育，參加此論壇有許多人，將民族學院簡報室擠得滿滿的，表示大家對原鄉教育的重視。

身為教育線的第一線者，更在意的是目前的學校教育，從主要的授課科目中，並沒有在地化的思維，也就是部落學生的學習沒有從自己熟悉的知識(基模)去類化到科目的學習(認知教育心理學)，部落的學生自然沒有了興趣，學校的老師們努力的讓學生記起來、背起來，學生痛苦，老師也痛苦，在這樣的教育下，原鄉的孩子對學習不再喜悅，課業也跟不上都市學生，不會有部落的思維，部落的族群與文化也將消失。

在會議中，一位長者曾說：「他把時間浪費在他搞不懂的科目上，浪費他的生命與時間，他情願將時間花在他喜歡科目上。」不過，在目前的十二年國教卻無法這樣做。如果在原鄉的老師們，對於自己所教的環境有多一點的了解，也將在地化的思維和智慧放入課程中，在課程上做適度的引導，學生除了可以學習到部落的智慧與部落的美好外，又可以符合教育部所訂定的教育目標，並帶有國際化的思維。例如：國小五年級國語有一堂談論歐洲城堡的課，部落的孩子不認識歐洲的城堡，只能用自己的想像去思考，或者是透過在繪本所看過的樣貌去描繪，那如何去了解文本中，城堡的用途與美感？學生只好去死背，用心老師運用不同的方法與閱讀理解方式讓學生了解，不過始終只在文本中。但是透過這一課，學生可以自我觀察和訪問大人，部落與家中的建築物有那些功用呢？學生們會發現到有放米的倉庫，有放機器的庫房，有居住功能的住家，有部落族人開會功能的聚會所等等。談到美感，部落的學生會將部落最美的建築物拍下來，與大家分享，為什麼要拍這棟建築物？這建築物美在哪裡？再進入課程的內容，教學與學習就在大家分享與對談下展開，部落的智慧、情感、文本的內容與國際觀自然就在學生的内心中慢慢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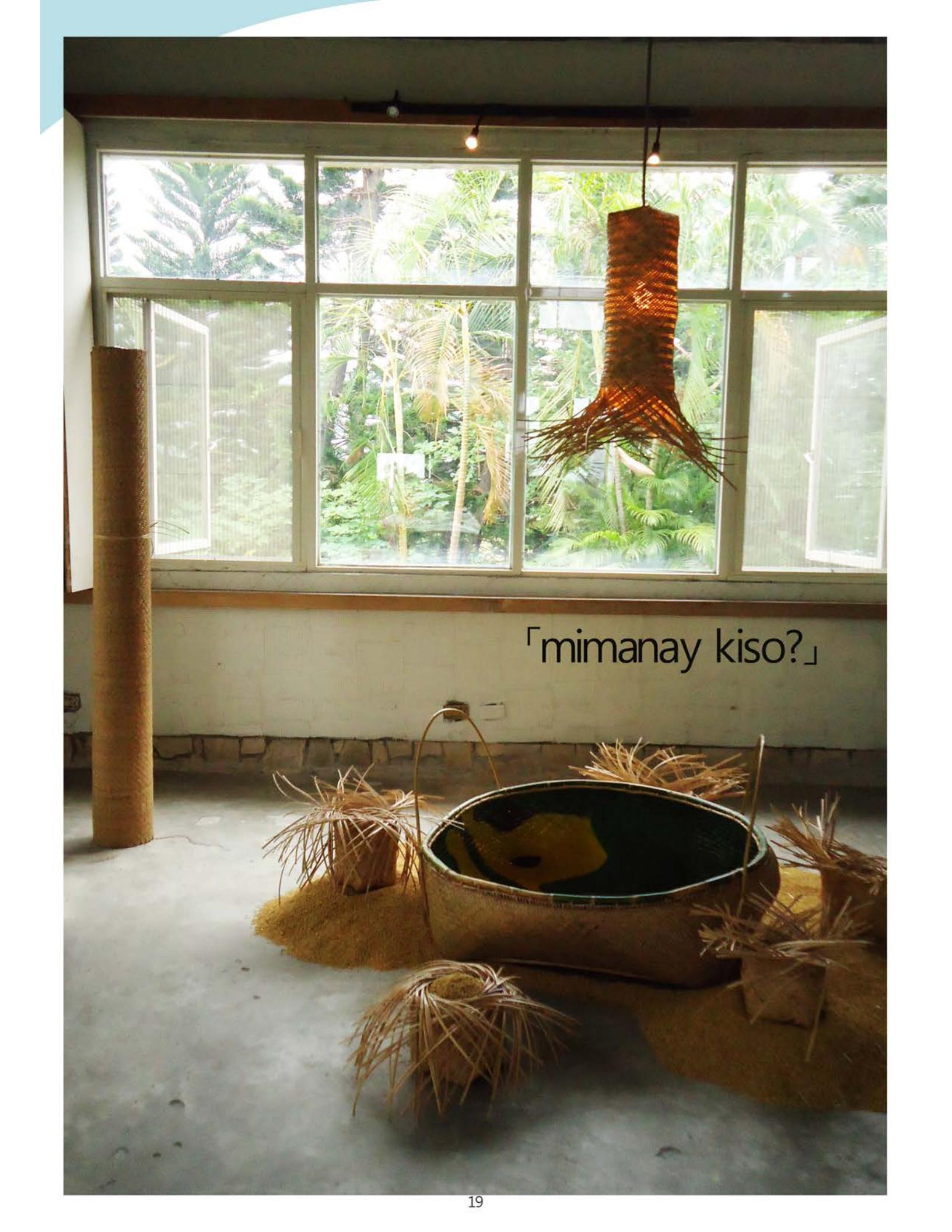


在上課中，我可以感受到學生的成長，我們開始討論部落的智慧，開始對話，在自然課中，談論部落與台灣的生態環境，談論著部落的水資源與土壤資源，談論弓如何將箭射出去，討論力的大小與方向；在數學課中，談論著家中的米可以裝幾袋，或裝了幾袋米還有多少米在廣場中；在社會課中，談論著組成部落與國家的要素，談論部落的儀式，談論台灣的宗教等。在課堂中，學生從自己喜愛與熟悉的部落出發，學習起來他們更有興趣，也對自己生長的環境與文化更加了解，才會用心去愛護和經營自己的部落，才能將所學帶回自己的部落中。透過部落去了解台灣，世界與宇宙，在部落智慧的滋養下，自然養成部落觀與國際觀。未來希望有更多有部落思維的老師，投入在部落的教育上。

王邦文 / Kalu

花蓮縣松浦國小教師，2001年選擇由高雄到玉里松浦國小當老師，八年前參加花蓮自然科國小輔導團，六年前加入部落青年團取名為Kalu。





「mimanay kiso?」

美力， 場用藝術發聲的美麗

『你在做什麼？』藝術聯展

杜宜蓁



一直在想，要如何向人分享這樣一個古老的部落？就在困惑時，得知9月19日即將開啟「mima-nay kiso？」《你在做什麼？藝術聯展》的序幕，沒錯！就是Makota'ay部落，這個擁有雋永歷史文化的阿美族部落，位於花蓮東海岸的南邊，海岸山脈臨近太平洋的蔚藍、依偎在旁的稻穗垂簾，總是為經過台11線的旅客譜上美好的曲目，想必居住在此的人們與山海文化的關係絕對更為緊密。

揭開藝術聯展序幕的來自部落耆老的祈福，這次展覽內容主要是來自Makota'ay部落當地的9位藝術家，他們就地進行裝置藝術創作，主要讓族人聯展過程中能與創作者對話，希望讓藝術的氛圍，融入在部落的生活環境中，聯展的地點就在部落裡，只要順著台11線沿路就可以欣賞美麗的藝術作品，讓我們準備一個愉悅的心情，跟著藝術家們的眼睛玩美這世界吧！



《技藝記憶》，出自拉拉·龍女(Rara Dongi)，如同織女般的巧手，運用老人家傳授下來的編織智慧，以紅、白兩大對比色的差異製作出大篇幅的藤編作品，作品名也闡述自己生命的故事。Rara表示，剛回部落時，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所以就跟著老人家學習傳統技能，什麼都學、什麼都做，然而，看著老人家生命逐漸凋零，開始意識到自己與文化傳承之間的使命感，於是開始透過老人家與自己的雙手細細地記憶部落文化的技藝。

伊祐噶照(Iyo Kacaw)以鋼筋、網子、木雕、鏡子為素材，創作了名為《退色》的作品，反思人類強大的慾望，網住了生命，束縛了海洋，使海洋失去了生命的氣息，魚群失去了傳遞的信息，原來，人們的貪婪與自私綁架了大自然，也將綁架了自己的生存空間。

了嘎里外(Lekal Diway)取用遺留在海岸的垃圾製作出《垃圾心》，藉由魚隻的體型表現生態環境與生活的關連性，其中以2個輪胎代表時空，象徵原來美麗的海岸因人們的不珍惜而流去。了嘎說：「一開始，只是單純去撿垃圾當作創作的素材，想不到越撿越多！連部落老人家都以為我開始以撿垃圾為生了！」其實，這樣淡淡的一段話也突顯出作者對於自然環境改變的擔憂，諷刺的是，這些垃圾曾是人



們所謂的智慧結晶，然而在大自然中卻是污染、髒亂的來源，所以垃圾是人製作的，只有心才能恢復原來的樣貌，作者也用行動告誡人們愛惜自然的重要性。

撒部噶照(Sapod Kacaw)運用老建築及影像傳達對文化價值與認同的情感創作了《部落的記憶》，讓大家的思緒在部落慢慢地交流與發酵，在彼此記憶的交集中，也目睹到文化記憶的流逝與驟變。撒部說，他刻意選擇「廁所」當作創作的題材之一，因為廁所有過很多人去留，那是一種記憶的象徵。

頭次看到陳義昌(Kaling Diway)，臉上有種害羞的靦腆，與他的作品《S-aphan撈網》成為很大的對比，因為這是一幅很壯觀的竹編作品，當他緩緩說出孩童記憶的畫面，農忙後下海網魚的Pangcahg生活時，那幅竹編作品如同鋼鐵人般地站在他身後，一股捍衛部落文化的使命感也瞬間昇起，我想，那也是作者對部落對的依戀與責任。

「mimanay kiso？」，馬浪阿雄回說：「我在快樂地唱歌！」，《秋天的音符》運用黃藤柔軟的延展性，勾勒出繚繞樂音的身軀，如同妙齡女子雀躍地在稻海中奔馳的美麗，腦海中也重現豐收後農

人在田間吟唱和搖擺的景象，這一切就像馬浪大哥的自嘲：「這作品跟我的個性一樣，浪漫嘛！」。

舒米·如妮的作品總讓人有種手感的溫度，因為他在任何時候都述說著與土地長出來的生命故事，《農耕時代-曬米器皿》，這件籐編fasolan跟海稻米是有關係的，在過去農耕時代，部落家家戶戶都有fasolan。現代人來似藝術的生活美學，其實這不就是部落的生活智慧嗎？所以說部落充滿著藝術家，一點都不為過！

一進到升火工作室，馬上被掛在天空上的魚群所吸引，每個人都抬頭仰望著天空，孩子們也純真地伸出手，總想抓住魚的停留，作者達耐·達立夫表示《從哪裡出去，從哪裡回來》利用魚群的洄流的概念，象徵人與母體文化的親密關係，也讓人思考自己的生命的去向。



如果你第一次到Makota'ay部落，絕對會被圍繞在部落的太平洋與海岸山脈所吸引，「蔚藍的海洋、璀璨的陽光、翠綠的山巒」一定是屬於他的形容詞，這次的藝術聯展，是一種力量的串連，那是一股來自母體部落的柔性力量，更是對於土地的回饋訴求，訴說著這裡的人們對於母體文化的感恩，感恩所有的藝術靈感與意念都是來自於原生文化的滋養。

Makota'ay部落是個藝術家雲集的部落，還記得藝術聯展開幕式時，藝術顧問拉黑子·達立夫說道：「我一直有個夢想，那就是希望台灣可以培育出一個具原住民籍身份的策展人，沒錯！這次的策展人也是同樣來自我們Makota'ay部落的wawa·Nakaw·Putun！」，我想與其說藝術家是哲學家，不如說他們是一群浪漫的教育家，浪漫不表示不切實際，而是透過溫柔的藝術細胞，闡述堅定的文化意念，

教育著人們需對於部落保有基本的文化尊重。

曾有人說：藝術家，是貧窮的哲學家，雖然聽起來是揶揄的自嘲，但相信令人羨慕的心靈富裕是用錢買不到的，那是一種來自部落的文化思維。每一個藝術作品都像是未述說完的故事，因為都還在與部落文化對吟著傳承的曲目，一篇一篇地，等待著願意洄流部落學習的wawa

(參考網站：「mimanay kiso？」
《你在做什麼？藝術聯展》官方臉書團)



cawi' 田裡 幫稻忙

自然形成空間工作室 李姮憲 / Panay

多一個人就多一顆心愛鄉愛土
多一個人就多一張嘴口說母語
多一個人就多一雙眼看顧家土
多一個人就多一雙腳站穩立場

Saicelen no mita,



Cawi'，是靜浦部落原來的名字，部落北端，是知名的秀姑巒溪泛舟終點站「出海口—長虹橋」，這裡有美麗的原名，名之為Cepo'，阿美語「出海口」之意。部落的南端，是知名的北迴歸線，它面對著阿美族人永恆的冰箱「太平洋」，讓他能倚靠著的是海岸山脈，是部落人的傳統耕地與林地，更是部落獵人的獵場.....。

海邊，每一塊岩石、每一處海灣，都有它美麗的名字。山邊、田園、林子裡，也都有他各自的原名，這裡不是只有「太平洋」、「長虹橋」、「北回歸線」，這裡是Cawi'阿美族人世世代代與自然共生、永續命脈的生活空間，因著祖先留下的傳統地名，我們才得以守護住這裡的永恆與生命！

miala to sra!



近幾年來，在這裡的土地上，慕(觀光之)名而來的車輛與人潮，是越來越驚人，無論是政府或財團都對這裡的發展，虎視眈眈。而我們也努力的想著，什麼樣的發展，才能讓這片祖傳之地，永續美好!?

我們空手來到這片土地上，是他乘載並孕育了我們，作為我們的冰箱與獵場，在我們還沒來得及學會感恩的時候，我們卻已經掉入現代生活快速的洪流裡，就快要忘了太陽的溫度與海風的流動！為了能保有對於土地的情感及記憶，我們選擇了最慢的速度與方式來與土地共處，同時磨練自己的手感與心志。



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我們從Cawi'的傳統世耕地Cikiyatan以及Maculahay兩個區塊內的梯田開始，引水、作田埂、翻土、插秧，過程中跟著這片田一起看日出、吹海風、享受沁涼的山水，也因為地勢及地點的緣故，每一天總是看著北回歸線周邊來來往往的大型遊覽車，車水馬龍的景況與我們對映起來，我們彷彿成了夾在台十一線與海岸山脈山腳下的一場默劇。

其實耕種的出發點是，希望可以減少農民因為需要領休耕補助而以噴灑除草劑的方式來減低成本，我們不捨土地與人都被這樣的方式對待，只得以行動來表達，也唯有透過這樣緩慢的方式，我們更能踏實的行走在這塊田裡，迎著最健康的海風！



Cawi'田即將收割的時候，我們邀請了許多素昧平生的朋友來到田裡·跟我們一起「幫稻忙」！Cawi'米(雜味米)的收成是一種媒介，透過一場幫稻忙的行動，我們共同來記憶這片土地的故事與名字，汗滴禾下土、一步一腳印，那是再快的速度都跟不上的生命軌跡，是烙印、是生命裡最美的風景與記憶！



李姍憊 / Panay

自然形成空間工作室負責人，心智年齡天天十六歲的巴奈姐姐，最愛腳踏實地的感覺，所以立志成為農夫，目前還在前往夢想的路上，希望能邀請更多的你和妳同行！





博士



藍姆路・卡造



總統教育獎設立於2001年，由時任出身清寒的陳水扁總統所創設，這個獎項成立目的，是希望能夠藉由政府與民間的共同力量，來協助、鼓勵在困境中勤奮向學的學子們，能以順處逆，發揮人性積極面，力爭上游，出類拔萃，具表率作用之大專及中小學生，並能

發揮服務奉獻、孝行表現、友愛行為、體恤他人等情懷，對社會風氣有良善影響，足堪楷模者；或為語言、藝術、薪傳技藝、技能、科學、科技、資訊、體育或其他領域，具有特殊才能，出類拔萃者。2014年共有55位總統教育獎獲獎，得獎者們遍及漸凍人、視障及多重障礙，白化症患者、單親子女、弱勢家庭等各種背景的學生，但同樣都具備著不畏逆

境、不輕易向命運低頭憑藉著勇氣和毅力開創嶄新契機的共通點。

《總統教育獎遴選要點》

在花蓮最南端的富里鄉豐南村，東隔海岸山脈與台東縣成功鎮相鄰，南邊依靠著東河，在耆老的口傳裡，這塊海岸山脈上的構造盆地，具有豐富的生態及動物，是成功阿美族人和卓溪布農族人重要的獵場。清末時期，Saumah、Lameru、Cipoh三





博士

兄弟，從瑞穗富源到這片無人開墾的地方定居，祖先們到達這塊土地時，看到河床兩岸堅硬櫟木樹裸露出來與對岸相接，樹根大到可以當橋梁，因此將部落命名為Cilamitay(漢譯:大樹根處)。

我的名字Lameru與當年部落開墾始祖之一同名，但朋友們大多習慣叫我阿廣，這暱稱不是因為我外觀上近百

公斤的中廣型身材，也並非是仰慕我文才廣博的翩翩氣質，主要是來自我曾經使用的漢名：曾文廣。我在2008年恢復傳統姓名的動機也很簡單，身為Cilamitay這塊土地所孕育出來的第一位碩士生，以族名發表論文是我源自部落也將從這生根茁壯的象徵。

我的祖父曾經和我父親說：「不管你做什麼，不要讓你的孩子背離部落」。因此在父母親的要求下，我雖然從小就在外求學，但部落的節慶、家庭聚會從沒缺席過。高中時，我加入花蓮高中的原住民社團，並且在那

時認識了李來旺校長，跟著他在水璉做田野調查，開啟我日後就讀東華大學原住民族學院、成立阿美族學生會，日後投入部落工作的契機。對我來說，從事部落工作是一種使命感，也是一個責任，身為吉拉米代部落第一位博士生，我知道這項身份不只是我個人的成就，更多是來自於我母體部落以及外界所給予的協助。接受研究所以上的高等教育，在主流社會中也許比比皆是，但在部落卻絕對是個相對少數的身份，也意味著期待以及需要肩負的使命。自己已將部落工作當作生活的一部分，於是當台灣大學願意推薦我申請2014年的總統教育獎時，說實話我當下的印象只有覺得是否自己的名字較長然後就被推薦了，畢竟一個學校只能推薦一位，另位就是可媲美七夜怪談的握手傳說呀...。

對於這個獎項，其實一開始自己沒有很想申請，一方面手邊很多事情，另一方面也覺得自己沒有什麼可歌可泣、看到魚兒逆水上游的豐功偉業，不過學校卻相當積極主動地邀請師長朋友替我寫邀請函，我也才在這個情境下開始努力回想自己過去的生活點滴，所以大部分得獎者的事蹟們都是近幾年的獲獎事蹟，只有我連十多年前參與高中族語演講比賽，都得搬出來給自己壯聲勢。





土博士

本年度總統獎大專組得獎者有8位，評審委員對我的獲選的評語是先天性髖關節問題導致行動不便，仍以毅力克服種種困難，積極學習，成為部落中少數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以自身教育成果投入原鄉部落建設及文化保存，參與社福、部落產業及環境議題等計畫，回饋原住民部落。部落的族人曾經對我說：「你是『部落的孩子』又是唯一有讀書的人，有沒有想過要怎樣讓部落更好、讓我們的生活更好嗎？」我必須坦承，身為一位長期在外求學的都市原住民，有時候自己的部落居然是最難回來的地方，並不是因為不瞭解或不熟悉，反而是最瞭解、最熟悉，卻也最能夠感受到自己與他人的不同；在學校裡我盡力扮演著努力讀書的好學生，但在部落卻被定位成「讀書人」。



我從未攜帶獵槍和刀上山，漁網總是撒不出滿意的形狀。部落哥哥們輕而易舉的動作，我卻做得笨手笨腳的。這樣的情況，將我與部落的人們硬生生地區隔開來，好像你回到家，家裡有你最熟悉的爸媽和兄弟姊妹，可是你卻生疏得好像是不屬於他們...。一個進入學術殿堂的部落青年，在一個與部落截然不同的文化脈絡裡生活，原本引以為傲的部落經驗，在這裡突然感到失了根，但當我帶著學理探索部落知識時，我在這邊出生，這裡也是我自己最認同的故鄉，我卻突然迷了路，甚至感覺部落離我越來越遠。一個迷路的人，為什麼會迷路，因為他有一個目標，一個達到目的地的目標。我一直沒有放棄回家的機會，在追尋的過程中，我也更加明白，我是一個部落的孩子。



我在部落工作曾面對多次的無力、失望及孤獨，自己貢獻大部份時間和精力，有時卻會遭致負面的誤解。父母心疼會勸我專心於自己的事業及未來，暫時停止部落的事務，不過我知道父母親本身還是投入及關心部落，而且當長輩與耆老給你一丁點的鼓勵和支持時，你又會有滿滿動力繼續下去，於是我就抱持著回饋的心，投入部落文化傳承及產業振興。這些年來執行過愛在豐南一部落青少年成長營、青少年文化成長班計畫、部落永續發展計畫、老人日托計畫、部落傳統音樂保存與紀錄，目前則積極於吉拉米代部落之文化景觀保存及農業產業與行銷。過去的計劃方向，均環繞在青少年，因為我希望部落的弟弟妹妹們能擁有地方認同，讓弟弟妹妹們能夠從中更認識自己的部落，瞭解自己的文化。即使在未來的環境條件，青少年於國中畢業後可能仍要離開家鄉出外工作，但我相信部落在他們心中也都有著大樹根的嫩芽，可能在某一天、某一個場合會彰顯出來。

對我來說，從事原住民部落服務，最希望能達成的目標就是讓在地居民了解自我抉擇的重要性，換句話說，不是由任何一個學者或專家為部落決定事情，而是提供資訊，將我們所知道、所分析的內容提供給在地居民，由在地居民提出自己的策略。以Cilamitay的例子來說，我們是經過一段時期的磨合、蘊藏，最後才共同討論出綠生農法、文化景觀和生態旅遊的共識。雖然，族人對於嘗試性推動的旅遊產業相當陌生，自主賣米的機制也沒有如預期的順利，但是在沒有任何計劃經費的支持下，

族人非但沒有放棄這個理念與想法，反而自發性的以志工和Malapaliw(換工)的方式來照護田地。原先在農田中一字排開的Malapaliw只存在大家共同的記憶裡，但是這種互助的精神，就在自己部落經營稻米的困境下又再次被喚起，許久沒下田的耆老紛紛從倉庫內拿出傳統農具，走入階梯般的梯田裡，他們曼妙的工作身軀，彷彿在田間跳舞，他們道出過往的種種，挑剔田地沒有整平、指揮該如何處理害蟲及建議培育自己的秧苗等，滿腹知識都想在小小梯田上實現出來，原本已不在施行的Mikolas(搓草)、Miasik(掃害蟲)，都在耆老主要的要求下逐一地在這塊土地上發生了。

在總統府聽到其他得獎者的生命經驗，都讓我為他們的生命韌性及服務熱誠感到相當佩服。未來，我期許自己無論是否會在部落服務，仍要一直保有對部落的熱忱，將部落工作當作一生的任務，也希望自己的生命歷程和部落情懷，能夠影響更多原住民青年能夠貢獻一些心力在部落上，同時擴及全球相同困境的地方，正如我曾參與國際志工及聲援其他國家的環境議題，來有機會我也會保持相同的行動力。在學術上，我勉勵自己能夠挖掘更多豐富的原住民知識，盡可能與當代社會價值對話，甚至於國際舞台上凸顯台灣原住民的智慧，以存續文化多樣性。

藍姆路·卡造

花蓮吉拉米代部落阿美族人，目前是台大地理所博士班學生，為2014年總統教育獎獲獎者，試圖將符合國際趨勢的新觀念與部落在地知識相互結合，並推廣部落生態農業發展。

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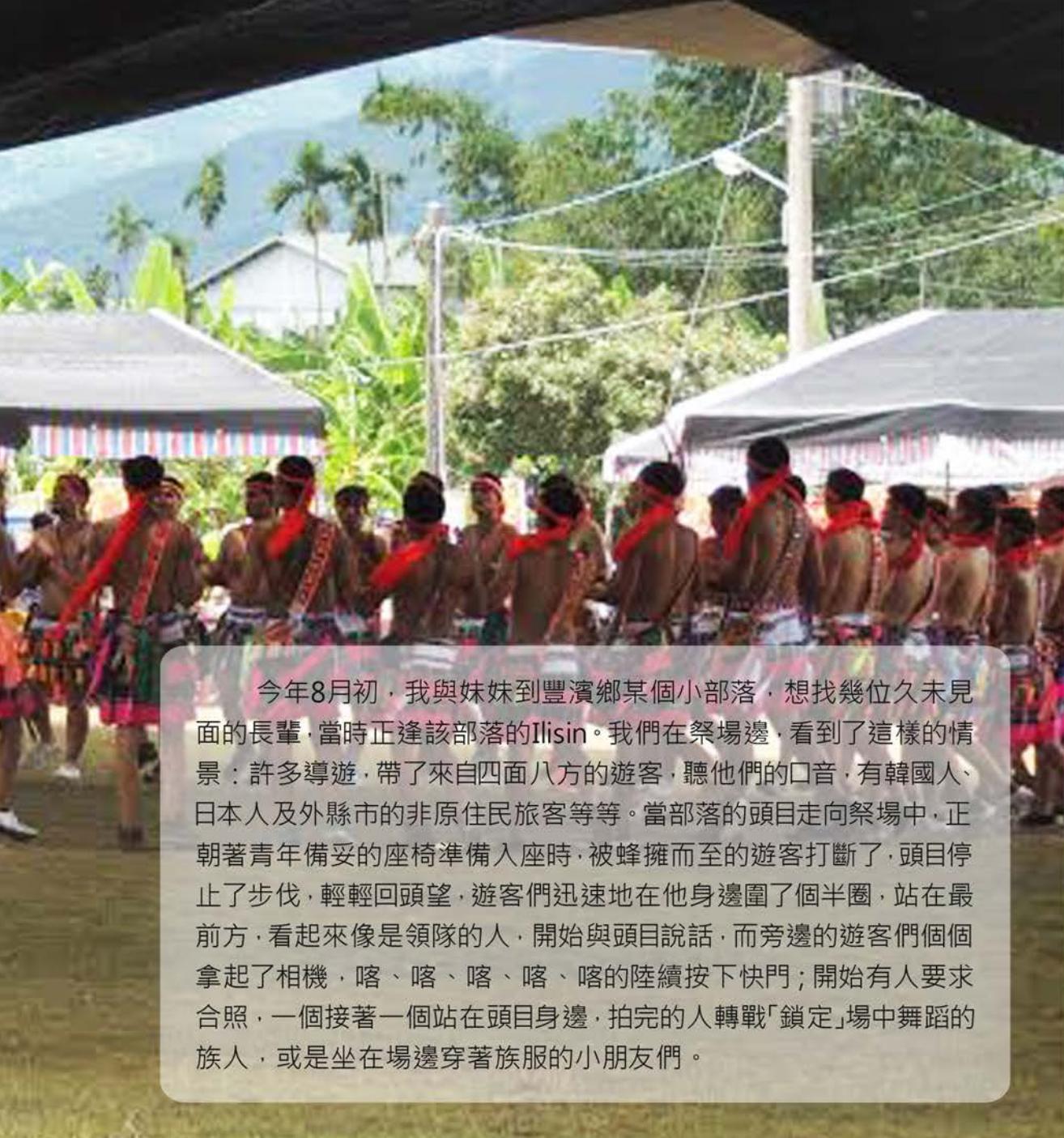


Mimamnay



kamo?

Osay Ongo萬星辰



今年8月初，我與妹妹到豐濱鄉某個小部落，想找幾位久未見面的長輩，當時正逢該部落的Ilisin。我們在祭場邊，看到了這樣的情景：許多導遊，帶了來自四面八方的遊客，聽他們的口音，有韓國人、日本人及外縣市的非原住民旅客等等。當部落的頭目走向祭場中，正朝著青年備妥的座椅準備入座時，被蜂擁而至的遊客打斷了，頭目停止了步伐，輕輕回頭望，遊客們迅速地在他身邊圍了個半圈，站在最前方，看起來像是領隊的人，開始與頭目說話，而旁邊的遊客們個個拿起了相機，喀、喀、喀、喀、喀的陸續按下快門；開始有人要求合照，一個接著一個站在頭目身邊，拍完的人轉戰「鎖定」場中舞蹈的族人，或是坐在場邊穿著族服的小朋友們。



啪、啪、啪、啪、啪！此起彼落！

歌，結束了，舞蹈也停止了，啪、啪、啪、啪的快門聲持續著，
仍然穿梭在人群中，自顧自的，追逐著他的目標。

我心裡有個疑問：「Mimamnaykamo？（你們在做什麼？）」
「幹嘛啊！你們？」「你們在做什麼啊？」「到底你們在做什麼啊？」我心裡納悶著。

望向場邊的族人，我看到他們皺起眉頭，讀到彼此心中同等的疑惑。
是啊！「Mimamnaykamo？」

我開始問自己：「你想在自己的部落，看到這種情景嗎？」「你想嗎？」
「喔！不！一點都不想！」「我不願意！一點都不願意！」我自問自答。

同時，驚訝著「連小部落都陷入這種困擾」！

他們對「Ilisin」了解多少呢？

身為一個領隊，把部落祭儀當作一個旅遊景點，然後呢？
然後得到了什麼？得到了異族風情的照片充滿相機檔案？

這讓我想起了去年，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部落文化祭儀傳承B班(候鳥型) 課程》，有幾位年輕人，和我們一起製作「Ilisin祭儀看板須知」，(該課程的設計是與太巴塱部落Ilisin結合在一起，讓脫離部落教育的族人回到部落學習，主軸圍繞在Ilisin，時序跟著部落脈動，沒有特定時間及地點的框架，因性別差異，男女分工有別，男性學員端視自身年齡，跟著屬於自己的階層一起活動，而女性學員負責製作「祭儀須知」此一看板，並在祭儀進行時，維持祭場秩序。這樣的男女分配與安排，是為了因應Ilisin受到現代化的影響，當外地旅客大量湧進部落，在不了解部落禮儀的情況下，常常會有干擾祭場活動的行為，這時候就需要青年主動來維持祭場秩序，一方面是教育旅客進到部落應持的禮節與態度、另一方面也讓青年了解Ilisin現況。)

嗯！我想起了這群青年，想起了去年的經驗，
「這群青年，今年會回來嗎？」又開始自問自答，
對於回來與否的不確定感，起初還有點擔心與退縮，
但，在自己的心裡，很快的有了這樣的回應：
「不管！不管會不會回來，一個人、二個人都要做！」
看到小部落的情景，沒有猶豫的空間了，
於是更篤定今年在自己的部落裡，更該持續發揮「部落教育」的力量。

Notice

- *During the ceremony, please do not enter ground center. Interview photograph and record behaviors are forbidden.
- *You may not allow to join the dance with the team when the host of ceremonies make the announcement.
- *Please 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 Do not let them interrupt the ceremony.
- *No litter.

祭場須知

1. 祭儀、舞蹈進行中，嚴禁進入場中央攝影、錄音、採訪。
2. 除司儀公佈「來賓可以進入場中一同共舞」以外，來賓請勿自行加入舞蹈隊伍中，以免干擾祭場秩序。
3. 請約束自己的孩子，以免干擾祭場進行的活動，或是造成不必要之危險。
4. 請勿隨地亂丟垃圾、檳榔渣。

KAFANA' KO DEMAK NO ILISIN

- ◎ Malikoda ko kakoselal, akaah picomod!
- ◎ Ano somowal toko taykay to "maeden to a mikihiatiya ko lafang a malikoda" ta itiya ko lafang a malikoda, akaah pacefa a micomod i pilikodaan.
- ◎ Simawen ko wawa no tireng, akaah papicomod i pilikodaan, si'iloa!
- ◎ Akaah pacefa a mifiklol to lakaw ato pacefa misopa' to 'ice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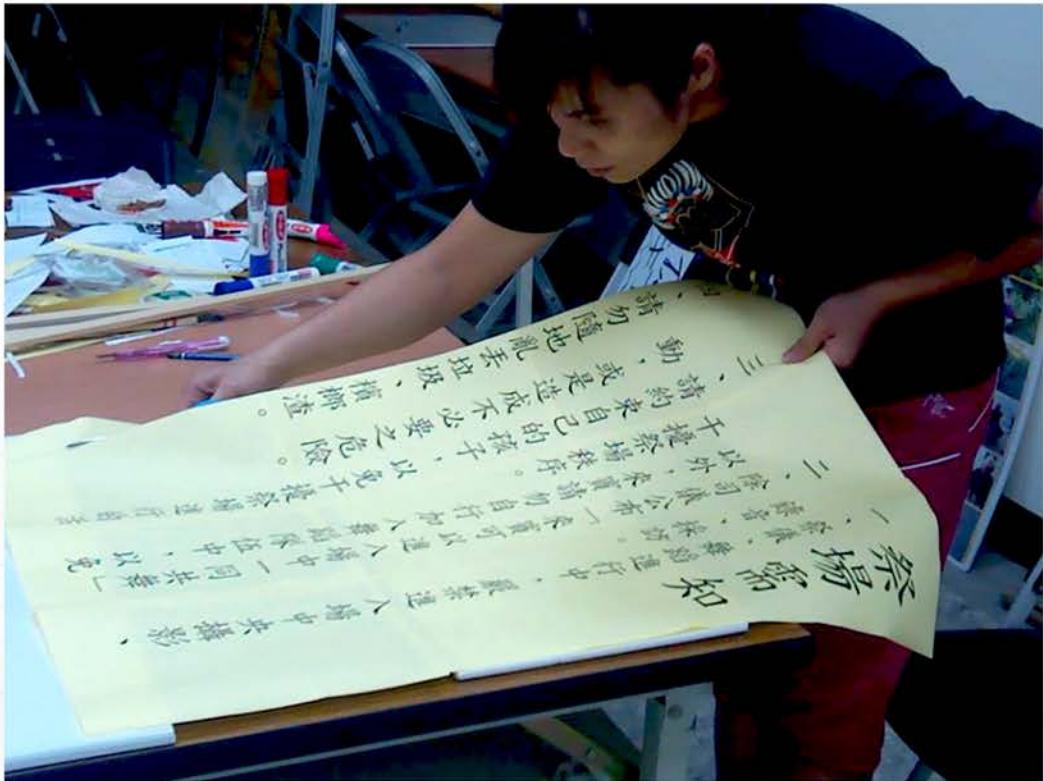
當心裡存著這樣的信念時，我想我真的感恩，幾天後，接到Fuday · Kati safā的電話：「姊啊！我放假了！」我：「今年Ilisin期間有要忙什麼嗎？學校有安排實習嗎？我們繼續做『祭儀看板』吧？」「好啊！我也是這麼想！」他說。

就在太巴塱Ilisin開始的前2天，Cihek姊撥了電話來：「我有學生會回去喔！有沒有要幫忙的？」我：「有啊！一起來做『祭儀看板』吧！」Cihek姊：「好啊！」我：「姊！謝謝你！」Cihek姊：「謝什麼！我們是回去學習的！」

Cihek姊也是太巴塱部落的Wawa，在輔仁大學任職，去年的「候鳥課程」透過Selal的Kaka介紹，因緣際會下，輾轉加入了「候鳥課程」，當時她帶了幾位大學生，有1位是太巴塱的小孩，其他是他族的原住民孩子。今年也是一樣，透過她的訊息傳遞，把身邊旅外的孩子帶回來了，及3位他族的原住民孩子。



掛下電話，心裡像是注入了一股暖流，直撲我的淚線，化成淚水。我知道這並不容易，太巴塱部落很大，人很多，加上外來旅行團絡繹不絕的遊覽車，人更多了！真的不是3、4個人在場邊維持秩序就可以的！回想起去年的經驗，我們立起看板，站在場邊，承受著若大的壓力，許多人不解為什麼要限制範圍拍攝？他們早已虎視眈眈，個個像是站在起跑線上的選手，預備好起跑的動作，要衝向他瞄準好的目標，去捕捉他想要的鏡頭。當我們向前勸阻：「不好意思，可以後退一點嗎？現在在進行祭儀的舞蹈，不適合進去。」有些人壓根覺得你掃興，在你面前故作姿態的按下快門，一副『我拍到了啊！』或



是『我還是要拍啊！』的樣子，然後一副很不識趣的轉身，微微的退個二、三步，站在你限定的範圍邊緣，當你一個不注意，又『調皮』的越界了。只要有一個人闖進去拍照，其他人見狀，會跟著闖入，像這樣抱持著『挑戰你』心態的人，可以碰上好幾次，在炙熱的8月，頂著陽光，如果沒有好的EQ，可能會起口角；當然不是每個人都這樣，大多數的人會聽話配合，即使他不語，但還是投射了「偏到不能再偏的眼神」！對！沒錯他在用眼睛跟你對話！他的眼白像是白皙的牙齒般，正在張牙裂嘴的回應你！無數個掃過你身上的眼神，不是「不友善」不然就是「非常不友善」；不是太有力道，就是太有殺傷力，而你必須保持一貫和藹的態度，全然的接收這一切，並且堅強三至四天，從早到晚，直到Ilisin結束。當然，對此，我們可以不削一顧，因為我們還有更大的使命，是讓他們學會尊重部落。

和青年們一起製作看板時，我們彼此分享著去年的經驗，像是行前給彼此一點強心針，好有個底，「無論如何，你們都會從對方的反應得到回饋，有好的，也有壞的，一時的情緒，那都不是重點，最重要的是：你會看見『別人怎麼看待部落？』還有『他們看待Ilisin的樣子』」，也許哪一天，當你們回到了自己的部落，面對著同樣的問題，就會有好的解決方法。也許會讓你心理不舒服，但是都沒有關係，如果我們不堅持，每到Ilisin，都會面對同樣混亂的場面，即使今年才是第二年，有了開始，就會有「對話」的機會；不管遇到什麼問題，都要說出來，分享給彼此！我們加油！」



隔日，我們載著看板，在前往Ilisin祭場之前，於FB PO了這篇文章，傳達我們對於製作看板的想法。

『感謝今年自發性回來製作看板的青年，過去，看到Kaka們在Selal的隊伍裡Masakero，為了要阻止拍攝的人隨意穿梭，必須要鬆開牽緊的雙手離開隊伍，出來維持秩序，示意拍攝的人群向後退，而這群人殊不知對我們是種打擾！Kaka！你們放心的Masakero吧！這本該是你們的時間，剩下的交給Safa了！

我們試著以“不拉線”的方式去分出界線，情願辛苦一點勸人不要隨意進入拍攝，部落的規範是內化的，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我們想以這樣的方式教育來到部落“搜奇”的人！為什麼呢？因為以前在還沒有大量遊客進來部落時，Selal的隊伍越來越大圈，其實族人會自動的向後退，場地空間留給Selal，不去干擾舞蹈的進行！來到部落的人，更該學著這一點，學會尊重，也自重。

另外，我們也不想因為拉線了，誤導人群，大家以後會以為“沒拉線”，表示可以隨意！當然也會毀壞了族人本來就遵循的認知！

再來是，我們覺得“拉線”其實，劃分了空間，線外，似乎理所當然的變成觀眾區；而，線內是舞台！這是我們不樂見的！



太多人習慣要有白紙黑字的法條，然後心存僥幸心態的人，會說：「我犯哪一條法？」而部落的教育是內化的，即使我們沒有特別的硬性規定，但族人大多不會去跨越這些規範，我們覺得「拉線」就像被設定出來的法條一樣，鑽漏洞的人還是會鑽漏洞！我們不願因為太多旅客的出現，而改變部落的方法，只有要求來到部落的人，接受部落的教育才是真的！

當然，維持秩序的不是只有拿著看板的人的責任，如果你也認同，請一起勸阻『干擾部落活動進行』的人，因為我們人手真的不夠，我們來不急阻止及看顧到的區域，就要請場邊的族人一同來維護了！Aray

真希望多年以後，連看板都不需擺出來了，我們是這樣期待的！

(請大家一定要約束自己的行為，我們當然不會大聲斥責你，也不會怨咒你，只是你會成為我們眼中～「ka'osikan a tamdaw！」然後我們會代替部落送你一句「I faloco' han miharateng kiso！」並且“用力的說”)

(線還是有準備，如果看到我們拉線了，表示大家離部落教育的認知還很遠，那就讓我們慢慢去拾回吧！)



到了祭祀廣場，選定看板擺放的位置，

Selal的kaka們走向前來，

「Mimamnay kamo？」發問著，

看了一會兒，對我們比了個大姆指！

嘆！那個不是「讚」嗎？！哈哈哈！我們開心的笑著！

Kaka們說道：「辛苦了！」「喔～很棒喔！」抑或拍拍肩：「加油！」

嗯！原來，從來不是他們對混亂的場面無感，只是，Ilisin期間他們有更多的任務在身。

「分工」一直是美德，我想，我們正在實踐他！

「Mimamnay kamo？」我問自己，嘴角有一抹微笑，我覺得這一切的行動，就是答案了。

Ilisin結束後，接到Cihek姊的電話，表示很謝謝讓年輕人有機會參與，

他們從來不知到Ilisin是如此嚴謹，一開始在大眾面前立起看板會感到害臊，

但是當她們明白Ilisin內涵、及看見部落祭儀受到外界如此大的衝擊時，

對於這幾天的付出感到別有意義。

我相信過程中，每個人接觸的事情不同、感觸不一樣，各有不同的看見，

部落一直是很好的教育場，它提供的不單單只是空間平台，而是無形中，在我們身上，深根了部落價值與意義，教育青年們，回到部落參與Ilisin不單單只是加入歌舞行列，而是在對的時間點，自發性的來維護部落，這理應是青年該有的責任。

「Mimamnay kamo？」我再度問自己。

「Mimamnay kiso？」你呢？你，在做什麼？

Ilisin：為「祭祀」、「祭儀」、「祭典」，Ilisin指的是開始祭祀；祭典進行中，在祭儀中、在祭祀中。Ilisin在日殖時被稱作「月見祭」，國民政府時期改為「豐年祭」。太巴塱的Ilisin是源自於Lonawaw跟Kakalawan這對夫妻為了建立部落信仰，Kakalawan決定犧牲自己性命，在巧妙的安排之下，讓兒子Mayaw Kakalawan與Onak Kakalawan兩兄弟取下他的首級，為祭祀家父，進行了一些儀式，後來逐漸成為太巴塱部落Ilisin。（亦有部落耆老表示：被取下首級的是其母親最小的弟弟即舅舅。因是口傳歷史，已無可考究。）

Mimamnay：做什麼？在做什麼？

kamo：你們。

Kero：跳舞、舞蹈。

Masakero：舞蹈中。

Selal：此指太巴塱部落男子年齡階層。

Fuday-Kati：人名。

Cihek：人名。

ka'osikan：厭惡的。

「I faloco' han miharateng kiso!」：

反省、自省。

(你好好的在心裡思考。)

Tamdaw：人。

Kiso：你／妳。

Kaka：對年紀長於自己的同輩及長輩的尊稱。

Safa：對晚輩的統稱。

Osay Ongo / 萬星辰

fafahiyan(女)

Wawa no Pangcah(阿美族)

從小就不善於言語表達，書寫一直是對生活事務有深刻體悟時才會開始！近年，對於外界帶給部落的衝擊別有感觸，並且，一直持續中.....

參與紀錄片

Tongues of Heaven

天堂



aven

語言

製作感想

Rngrang Hungul / 余欣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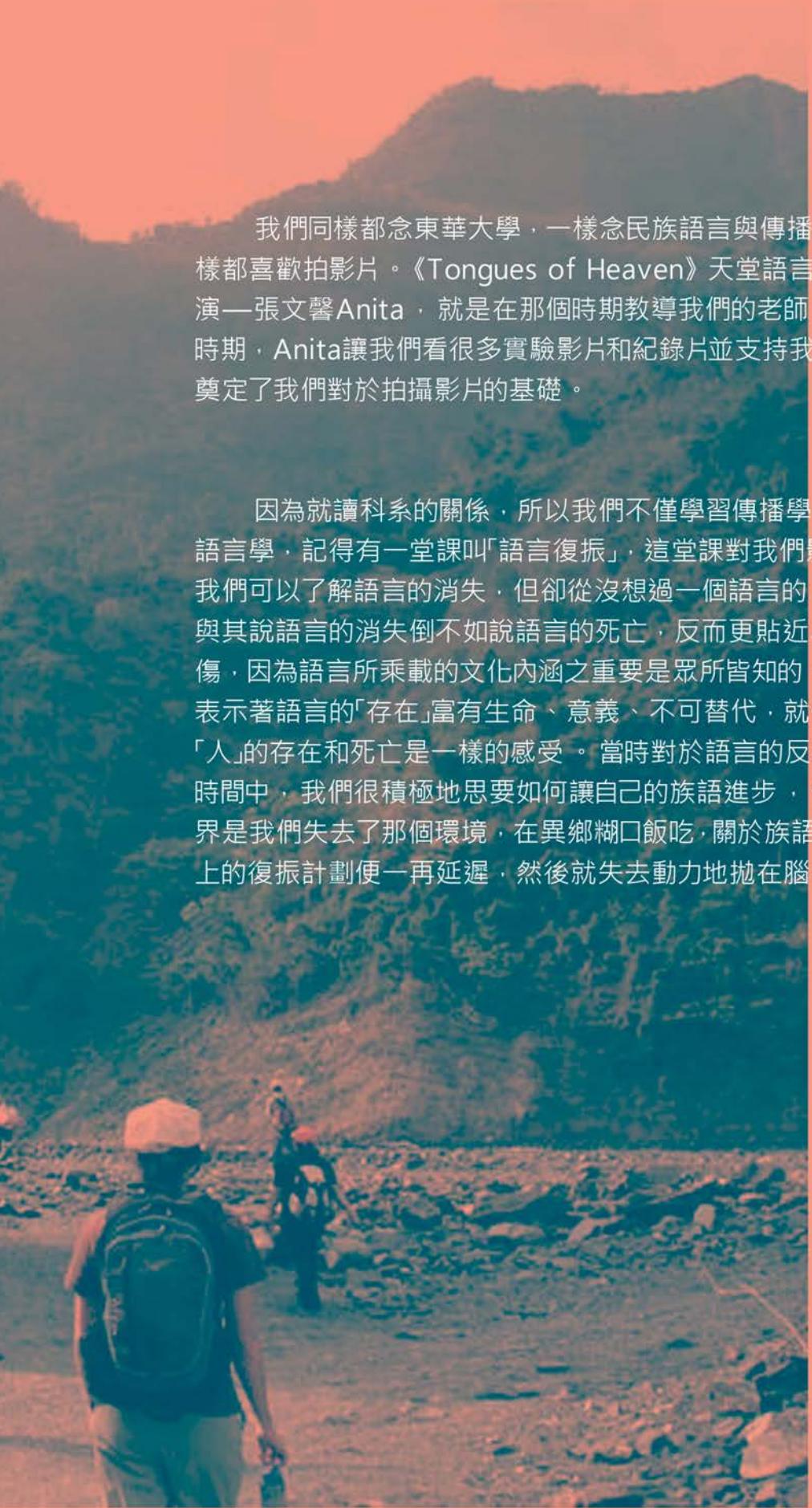
花蓮銅門部落太魯閣族人

Thalaelethe Titibu / 陳安琪

屏東好茶部落魯凱族人

二位從大學時期就一直合作用影像的方式來創作，畢業後至今大多拍攝當代原住民為主的紀錄片。





我們同樣都念東華大學，一樣念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一樣都喜歡拍影片。《Tongues of Heaven》天堂語言紀錄片導演一張文馨Anita，就是在那個時期教導我們的老師，在那個時期，Anita讓我們看很多實驗影片和紀錄片並支持我們拍片，奠定了我們對於拍攝影片的基礎。

因為就讀科系的關係，所以我們不僅學習傳播學，還要學語言學，記得有一堂課叫「語言復振」，這堂課對我們影響很深，我們可以了解語言的消失，但卻從沒想過一個語言的「死亡」，與其說語言的消失倒不如說語言的死亡，反而更貼近心裡的感傷，因為語言所乘載的文化內涵之重要是眾所皆知的。「死亡」表示著語言的「存在」富有生命、意義、不可替代，就像是對於「人」的存在和死亡是一樣的感受。當時對於語言的反思在那段時間中，我們很積極地想要如何讓自己的族語進步，但真實世界是我們失去了那個環境，在異鄉糊口飯吃，關於族語在自己身上的復振計劃便一再延遲，然後就失去動力地拋在腦後。

2007年，我們那時大三，Anita在課堂上說了一個拍片計劃，問課上的同學有沒有興趣一起拍攝，我們便自告奮勇地加入「Tongues of Heaven」(中文片名：天堂語言)的拍攝計劃，一方面是想跟在老師旁學習拍片，另一方面是對於瀕危的語言感到興趣。原本我們以為是協助拍攝的小助理工作，卻沒想到原來還要自己要上陣當主角，其實壓力很大，因為我們從來就不喜歡成為被攝影機拍攝的對象，但就這樣順其自然地繼續拍下去；2013年，Anita終於將影片剪完，還記得她第一次給我們看片的時候，腦子只想著：我們這番童言童語要在這麼多地方放映，真是尷尬！

2014的夏天，Anita帶著這部影片到了台灣放映，我們也跟了兩場映後座談，看到自己被別人看的感覺還是覺得很尷尬，因為誤打誤撞成為了主角，我們的言語和生命經驗是再普通不過故事，但換個角度來看，這也是活生生存在這當代的原住民青年所面對的問題，所回應的也是如此雷同一「面對學習族語的無力感」。對於語言的學習就像書店陳列的英語學習方法一樣，成千上萬種學習的方式，但真實生活上卻是原地踏步，有沒有動力持續？續航力才是重點，或者對於原住民族語言的學習上還有其他讓我們遲滯不前的因素。



記得在台北國際藝術村的放映，就在眾多人熱心提供學習語言的方法時，有一位來自馬太鞍部落的青年說了一段話，讓我們在腦袋裡一直去思想，她說，這部影片應該不僅僅只是讓大眾了解語言瀕危的危機或是重視語言的多元性，我們對於文化的情感和責任的確是深深存在心裡的，但是這種情感卻無法支撐我們更加學習語言的動力，這似乎是我們這一代的原住民族青年所面對的矛盾感。她說的過程中，我們頻頻點頭，點醒了原來在這個過程中有種難以形容的「牆」，讓我們停留在單字和基本對話的窘境中，原來這種矛盾感不只是我們兩個人而已，還存在這世代的青年，這當然不單只是因為沒有學習的環境而成為現在我們，還有很多錯綜複雜的歷史脈絡，所以當回到部落時被苛責「聽不懂老人家說的話，還是原住民嗎？」這種話我們覺得真的很傷人。

或許，做為這部史無前例的紀錄片主題的主角，我們兩位看起來很消極，缺乏勵志性的學習過程，無法激勵人心去尋根溯源，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就是當代原住民族青年所面臨的現實，在現代的環境中尋找一種方式，可以牽引著文化的情感，並找到在這一代的生活方式中，將這文化情感的重擔放在應該在的位置上，好好生活著！



『拉一條穿越傳統與觀光浪潮的和諧線』

103年部落文化導覽解說

培訓招生簡章

身為文化導覽員，
失去對傳統知識的敏感度，
所呈現的解說內容及技巧將是不具生命力的空洞。
身為文化導覽員，
缺乏了部落獨立思考能力，
揶揄的導覽方式只會增加族群文化偏見的歧視感。
身為文化導覽員，
如何在傳統與觀光浪潮中拉一條和諧線，
將文化、土地、耆老的智慧，很自然地擺進生活細節裡。
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誠摯地邀請您，
以港口部落、新社部落作為文化導覽解說課程的起跑點，
與我們一起走部落的路、說部落的故事，感受屬於部落的文化溫度！

主辦單位：花蓮縣政府。

執行單位：花蓮縣原住民族部落大學。

參加對象：

一、年齡滿18歲以上者，對部落文化有興趣者。

二、有意從事部落導覽工作者。

三、以原住民籍為優先。

課程資訊：

一、課程日期：103年11月1日至2日、11月8日至9日、11月15日，共為期5日。

二、聯絡窗口：賴旻安先生/03-8700703、0989-933917。

三、相關活動資訊如下：<http://hicc.hl.gov.tw/bin/home.php>

注意事項：

一、為提升學習效果，本研習課程將酌收保證金為500元

(未達課程1/3者不予退回)。

二、本課程免費提供講義、餐點、住宿、交通接駁等。

課程表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課程規劃	基本能力課程		部落實務課程		成果分享
時間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六
08:10 ~08:30	開訓典禮	報到	報到	報到	報到
08:30 ~10:30	〈部落文化導覽之反思〉 鍾文觀	〈這個島嶼教我的事〉 蔡昇達	〈港口部落文化導覽與社區營造〉 陳英彥	〈新社部落文化導覽〉 潘清水	〈如何寫出文化導覽的劇本〉 林茂昌
10:30 ~12:30	〈如何設計導覽行程〉 李海默	〈如何建置部落主體性的文化導覽〉 潘志華	〈港口部落走訪〉 陳英彥	〈新社部落走訪〉 潘清水	〈東海岸部落實務導覽示範〉 林茂昌
12:30 ~13:30	部落廚房				
13:30 ~15:30	〈環境教育的重要性〉 吳顯堂	〈部落文化倫理與價值〉 吳明義	〈石梯段海岸潮間帶生態〉 孫俊彥	〈新社的香蕉絲工藝〉 連佩君	學員導覽實際演練
15:30 ~17:30	〈文化導覽與部落的互動關係〉 沈仲文	〈如何彙整田調與文化知識〉 楊政賢	〈沒有土地，如何激盪出藝術的浪花〉 林易蓉	〈噶瑪蘭復名運動〉 陳夏梅	綜合座談暨結業典禮
17:30 ~18:30	部落廚房				賦歸
18:30 ~20:30	〈如何幫稻忙—雜味米〉 李姍憲		〈海稻米的願望〉紀錄片放映		

※講師陸續邀請中。



FANGCALAY

花蓮縣原住民族季刊第五號

Fangcalay: 阿美語 · 美好的意思。

